



中庸講記 46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「斟酌而為」，「斟酌」是台語，很客氣地講：你們大家商量好來做就好。

「活潑行之」，修道的禮節，像我們現在至外面開荒，設臨時中堂，有時是在別人的家裡，有些人又不一定有在修辦道，你想要像我們台灣中堂的禮節和莊嚴度，當然各種影響很多；但我們的心不能如此想，要有莊嚴的心；我們辦道務的不能受影響，要想成無論這間是多不方便的房子，古早袁前人到雙溪內山辦道務是在豬舍，人家講：「這間豬舍很久沒用了，

打掃好讓你做中堂。」你想想在那種地方要如何辦道？你們這樣去思考，你要想成這裡是個無極宮，在我們的觀念裡面，這裡是天下最寬廣的中壇，一定要這樣想，那是老中壇，是非同小可的。這個心最要緊。當時就是要這麼想，不能當下嫌歹勢（台語，不舒適、不方便）。

「內盡其誠，外盡其禮」，內心要誠，前面談到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」《中庸》，才能這樣。

「藉以正心修身，成人成己」，最主要是我們這個心，以三清四正、正的心來修身，既能成人又能成己。

「化挽劫運，咸登聖域，用以上副 皇中之苦衷，下拯黎庶之沉溺，則亦庶乎其可矣！是為序」，這樣就差不多了，離這不太遠了！是為序。

這是師尊慈訓，《暫訂佛規》的序文。要訂一個禮節，是要根據大原則，通權達變，隨方就圓，依此來辦理道務，不論在天邊海角，鄉村、都市，都是 老中的天下，所有眾仙佛都會到達的地方。我們要以這種精神來代天宣化、替天行道，時間絕對不等我們，我們大家要掌握。

今天的道理最主要是告訴我們，不要「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」，才能做到「為下不倍」。我知道不能倍理，倍什麼？擅作主張、自作聰明，這些都是倍理。

下一章我們要講的第二十九章是談「居上不驕」，以第二十七章的道理引述至第二十八、二十九章，以這兩章來講這八句話，今天只講四句話「為下不倍」，這也屬於人道，提供各位同學作參考。

（本章完）

《中庸》第二十九章：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！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；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故君子，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。《詩》曰：「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；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！」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

《中庸》第二十九章之一： 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！

我們了解整個基礎忠恕道場二百多位點傳師中，一半以上是 80 歲以

上，壇主也有三分之一以上年紀相當大，包括講師也是一樣（講述當時）。在我們道中說承先啟後，最主要就是要培養人才來傳承及擔當天職。孔子說：「才難」《論語·泰伯》，要培養

一個人才，確實相當不簡單，因為必須要有其本身的祖德和緣分做為先決的條件，才能願意參與道場的犧牲奉獻，無怨無悔。

我們人才班開班到現在，後學感受良深。很多人大部分可以始終如一，這是相當不簡單的，是你們個人有充分的發心，才能如此達成。人才先決的條件，要來帶動整體的道務，在「承先」來講，必須先學先王之道，對於先賢的道理要深入地體會，不是看文字的表面。我們自從研究《中庸》以來，相信你們對經典的體悟一定有一個新的方向，我們要儘量拋開文字，因為每一句道理，都有其歷史背景，因時、因地、因人，都是不同的道理，我們上次講「為下不倍」，今天我們要講的第二十九章是「居上不驕」。

為什麼子思會講「居上不驕」？其實他認為有德、因時因位，亦即有天子之位、有德之根，加上應時，他如果不能禮賢下士，沒有一些民間的賢人提供天子治理的資料、理想，作為一位君王可能還是沒辦法做到面面俱到。我們要了解歷史，在歷史上的每一位君王，他們的學問都非常的好，他們的學問從哪裡來的呢？他們當太

子時，他們對歷史、經典都有相當深入的體會及研究，也有受到教導，那為什麼當他們成為君王時會迷失呢？真理會聽不進去？當然是受到大環境的影響，所以一直說：「為下不倍，居上不驕」《中庸》。君王本身的基礎都相當的好，只要提一個頭，他們就知道尾，問題就在於他是否能接受，這個道理在我們講的這一章就可以知道。

讀懂經句

① 王天下：①君臨。②是有德有位乘時而興之君。

本身領導整體的道務，或治理一國的事務，這是「君臨」。

② 三重：謂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也。議禮以正民之行。制度以辨民之章。考文以端民之習。

「王天下有三重焉」，君王有三種基本而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是議禮、制度、考文。我們都知道中國改朝換代相當的快，有的朝代有幾百年，但在歷史來講，幾百年是一瞬間而已；有的幾十年就改朝換代了，秦朝就是十幾年就滅亡了，但秦始皇之前秦國的歷史是三、四百年累積來的，在三、

四百年中，像秦穆公他們都為國努力，來建設國家，秦國能翻身主要的關鍵是在秦孝公，我們說「商鞅變法」，之後經過百年多才到秦始皇，所以歷史背景也相當的長；但秦始皇統一六國後，才十幾年就滅亡了。但每一個朝代都有他們的議禮、他們的制度、他們的考文，這是我們說的「一朝天子一朝臣」；改朝換代後，種種的制度就完全不一樣。所以制定制度的人要王天下，一定要有德、有位，又想要做，乘時而興，是有歡喜心來做事的君王，要來改建整個國家的制度，這就是「三重」。這三件事情辦好，才是「寡過矣乎」。

③寡過：則天下之人，皆無敢越禮以犯分，而得以寡倍上之過矣。

寡過的意思是，居上的人、當君王的人，他的過錯很少，老百姓所犯的過錯也會跟著很少，這是民之寡過，在後面我們會探討；每一個人都照制度而行，這是講制度。我們說「三重」是議禮、制度、考文。議禮，正民之行，「正」是有德的人把我們每一個過錯加以改正，改正每個人自己的錯誤，這是正民之行，錯誤的行為用禮來節制、來改正。

如果我們有讀《論語》就知道，《論語·先進》第一句話，子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」孔子是最重視禮的人，他為何會說這句話？「野人」，什麼是野人？《論語·雍也》也說：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野人是重質，關於禮數，我們現在是用鞠躬，而以前的人或是現在還有些南部的人，在早上相遇時，都會問早，這是發自內心，也就是質，是真心地問早，而不是應付、表面上的禮貌而已。

然而經過禮的調教之後，有的是表面的，說這是一種規矩，遇到前輩的人要鞠躬行禮，定下來的規矩就是這樣，就應付應付而已，是不是會這樣呢？「後進」就是經過調教以後；後進是後輩。有人說禮要如何如何來定制度、來規定，所以我們道場最流行的一句話：「尊師重道」，但這並不是去叫別人尊師重道，而自己卻沒有尊師重道；以點傳師的例子來說，點傳師跟後學說要尊師重道，以這句話來質問，其實要先自我反省，尊師重道是每個人都要尊師重道，包括老前人也是很尊師重道的。

所以慢慢就產生一種階級化，野人就沒這種問題，因為野人沒有「文」來裝飾，在國語提到「飾」，是用「文」來包裝，這叫做君子。孔子說：「如用之」，假如我要用，就用野人，「則吾從先進」，為什麼孔子會說這句話呢？這些當朝官員，雖也接受禮教，結果所作卻都是只做表面。孔子的三千弟子則無此情形，弟子的禮是真心的，他教過的人恭和敬都做得好，恭敬是心和外表都做得好。但身為諸侯的那些官員，都只做表面而已，對皇帝也是表面的而已，所以孔子才感歎若是不拿出真心，則免禮以行之，用禮要做什麼呢？「如用之」，時代的背景不同，並不是說孔子不注重禮。我們說正禮儀是來導正一般人的行為。

制度是辨民之章，制度要明辨，各盡爾責，我們做什麼職務都要盡責；在社會形態上說士農工商，在朝廷上說君臣之禮，這些都有所分別，我們要辨別這些典章、制度。

考文是端民之習，端正我們的習性；文會端正我們的習性，因為人在道場或社會兩種環境中生活、成長，這些都會同化，社會環境會同化我們，道場的環境也會同化我們，所以我們就要用考文這三重。

寡過，我們說寡過，「則天下之人」，我們所有的人，皆不敢越禮以犯分，超越這個禮，違反了我們的本分；大家都不會如此時，則「得以寡倍上之過矣」，很少會做出悖禮的事情來。

第一節 蓋聖人始受命而王天下也。裁成三重殊非易事也。必以聖人之德，居天子之位，本修德凝道之功，斟酌盡善，以之新天下之耳目，一天下之心志，則國無異政，民無殊俗，而民之過以寡也。實有三重之事，悉合天理，盡當人情，而有以寡民之過矣。

「蓋聖人始受命而王天下也」，這裡的聖人，是指三王，夏、商、周。所有歷代的聖人受命而王天下，聖人為天下做什麼事呢？

「裁成三重殊非易事也」，要定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不是簡單的事，一個制度的改變並不容易。

「必以聖人之德，居天子之位」，因為若沒有德性，像紂王就沒有辦法訂定；因此要有德性，並居天子之位，才能「裁成三重」。

（續下期）